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诸葛恒作品集



倒闭

我的好友鄂夏是个憨厚的人，长得又高又壮。你乍一见到他，可能会以为他是个天生乐观的壮工。其实，他是两个医学博士学位的高材生，而且还曾在一家全世界著名的脑科医院里做过主治医师。不过现在他不从医了，却对石头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不但卖起了石雕，而且一有了钱就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石头。仗着他人缘好，本领大，不出几年，地球上的各种矿石他都有了，就转而搜集月球上的、火星上的、金星上的……他曾经多次给我看过一块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岩石，每次拿出来时，手都会兴奋得发抖——以前当医生时从来没有这样过。我知道，那是来自土卫六的，里面也许会有生命诞生前的原料。

鄂夏这样优哉游哉地过了好几年，他怎么会放弃从医本职的渐渐鲜为人知。也难怪，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当时发生是大新闻，但过不了多久，连做众人街谈巷议的话题都不如。

不过很奇怪我竟然把这件事的原委记得一清二楚，现在要我讲来，保准和当时的情况八九不离十。鄂夏弃医是在他所在的那家脑科医院倒闭之后。那家脑科医院所以倒闭是因为出了一次严重的医疗事故。那次医疗事故多多少少和鄂夏有一些关系。当然按法律来看，没有直接关系。当然，出了医疗事故肯定有人要担责任。鄂夏就是因为看到了负责人和被害者的惨状之后，才决定放弃从医的。当然，现在要他重拾本行是不可能的了。

而那次事故的起因实在也是简单之至。人造器官仓库中的机器人把一块大脑修补器错拿成了与之外形几乎一模一样的另一种大脑修补器。而这块大脑修补器是要植入一名大脑皮层颞上回后部损伤、无法听懂别人谈话的病人脑中的。这个差错竟然一直没有被发现。这似乎太可笑了——错用了不同型号的大脑修补器，从拿出来到动手术的不短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没被发现，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一家全世界著名的脑科医院里——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医院的经理们感到近来与同行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在组织管理方面，医院一直存在漏洞，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可是，医院创建一百多年来，机构已经相当庞杂，要来一次大的人事调整的话，必然得休业。可以说，休一天的业，这家医院就完了。

医院的经理们当然不希望医院完了。他们只好通过精简诊治程序来提高工作效率。

像拿大脑修补器这件事，本来由仓库的机器人拿出来，需要经过另一个机器人的检查的。

但因为仓库的机器人的失误率不到一亿分之一，所以这步程序就取消了，确实也节省了不少时间。可谁能想到这不到一亿分之一的失误居然会发生，而且终于还是让医院完了！

那次手术，主刀的就是鄂夏。鄂夏技术娴熟之至，本来需要五六分钟完成的手术，让他两三分钟就搞定了。谁都知道，脑科手术的时间越短，病人大脑受到的损伤就越小。

鄂夏完成了这次手术，刚一出手术室，外面的同行就迎过来祝贺他，鄂夏也显得十分得意：这一次他又显示了“全世界著名医院精湛的手术水

平”，可以荣膺经理亲自颁发的一枚纯银奖状，当然还能获得一次半个月的休假，好好放松享受一下。

手术结束之后，鄂夏没有立刻开始休假。按医院的惯例，要等病人醒来，决定是否想见主刀医师之后他才能离开。当然，通常情况下病人会要求安排一次会晤的，以表达感激之情；而鄂夏是主刀医师中的佼佼者，经他手术的病人不想见他的几乎没有。

不过这回显得有点蹊跷。病人一连昏迷了七天，才在一个阴沉沉的早晨睁开了双眼。

他的面色苍白得令人惊恐，一醒来，浑身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眼神里也充满了一种绝望的恐惧。等他更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开始呻吟，声音越来越大，令护士感到毛骨悚然——我这支拙笔实在无法准确地描述那病人发出的呻吟的吓人之处，只能告诉大家，在他停止呻吟之前不过三天时间，一共换了十二个护士，都是经过特别的训练的，结果其中有五个得了精神病，其中一个还自杀了。

谁也不清楚这病人为什么显得如此痛苦——对，他的呻吟，他的颤抖，他的眼神，都不可能是装出来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在植入那种型号的大脑修补器之后，竟可能发生那样的后遗症，尽管他们查阅了将近 60M 的电脑资料。他们只好给病人打镇痛静剂。芬太尼不行，盐酸二氢埃托啡不行，他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征得了病人家属的同意，给病人注射了苏博因一号——一种“超级镇痛剂”，自然也是一种毒品。即使如此，那病人仍然显得十分痛苦，注射之后，呻吟声小一些了，眼神却还是一样的惨人。

病人家属急了，他们已经可以肯定这是一起医疗事故，要医院方面给出鉴定来。这可慌了医院的经理们。一个一个的专家被请来诊治，一个一个的专家大查特查医学资料，最终才有一个工作了四十年的老专家提出可能是大脑修补器的问题。专家们正准备对病人脑中的大脑修补器做检查时，一个消息传来：那病人不呻吟了——当然也就是死了。

这个病人自始至终没有听懂别人的一句话，而他自己除了呻吟，也没发生任何像样的声音。可以说，手术完全失败了。

解剖结果：植入的大脑修补器，竟然是修复痛觉感受器的一种。在找不到损伤的痛觉感受器的情况下，大脑修补器的程序发生紊乱，竟然把好的组织乱补一通，结果使病人的痛觉感受放大了近万倍——也就是说，心跳都足以使人因疼痛而昏厥过去。而那病人竟然坚持醒了三个白天，可以算是一个极其坚强的人！

鄂夏自然而然地参与到整个鉴定中去。他曾接近那病人，试图使之吐出一句半句话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那病人显然认得鄂夏，也很想说什么，但努了半天劲却毫无效果。鄂夏在病人床前守了整整一个小时，没从病人口中得出一点东西，自己反而被那眼神弄得心惊肉跳。而当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病人的家属破口大骂鄂夏，要他偿命。鄂夏一下子担上了过失杀人的罪名，心里的委屈不知何处诉。不过最终法院判定，鄂夏只是主刀医师，不负任何责任，责任在那个操纵仓库的机器人拿大脑修补器的医师。最后，这名可怜的医师被判了二十年徒刑，鄂夏亲眼看着他面无人色地被从被告席上押走。那医师在被押离法庭之前，居然回头望了鄂夏一眼，鄂夏急忙低头——后来他告诉我他看着那医师的眼睛的时间顶多十五分之一秒——但就是这十五分之一秒，让他看到了一个比那病人更可怕的眼神，充满着愤恨、绝望、

颓废的眼神。他一直不明白为何那医师会如此恨自己，大概因为病人的家属一开始只是要判他的刑，结果却判了那医师吧。

这事当然弄得天下皆知，那家医院自然也就倒闭了。在倒闭之前，鄂夏向经理递交了辞职书。经理还算镇静，在鄂夏的辞职书上签名时手竟然不抖，不像后来鄂夏给我看那块来自土卫六的石头那样。而从此鄂夏当然也就不务正业，只顾玩弄他的石头，怡然自乐地生活着了。这一“怡然”的唯一坏处是，他看起来越来越憨，越来越使我这个老朋友，担心哪一天他会吃大亏。

分化

严非刚一进入临时救治站时，顿感头晕目眩。他迅速估计了一下：这里的重力加速度大概是月球上的三分之一，也就是地球上的十八分之一。“这样的环境居然也能做临时救治站。”严非在心里冷笑着，“我们的战士真是破釜沉舟啊！”

和严非一同进来的几个人都摘下了宇航服上的头盔。他们早已习惯了这里的空气。

严非与他们不同，他一直在地球上生活，这回是头一次上天，超重和失重的感觉已经令他颇为不适，救治站那种说不上来是什么的怪气味恐怕会令他窒息。

严非打量着救治站走廊上下左右的轻型塑料壁板，冷不丁撞到了一名从走廊的一条岔道里走出来的护士身上。那护士脸色显得十分苍白，不知是光线暗弱的缘故还是肤色本来如此。严非想说“对不起”，但看到那护士的眼神，顿时矜持起来，把要说的话吞了回去，而且傲然扬起头。他便听到了一个声音：“地鼠。”

严非气得差点发作起来。

“地鼠”是这些在战争前线工作的人对居住在地球大后方的人的一种蔑视性的称呼。

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严非曾经有做战地记者的打算，但当他听到“地鼠”这个称呼时，他愤而把已经制好的记者通行证卡掰得粉碎。别人劝他不要在乎一个俗称，严非激烈地反驳道：“宇宙间的生物互不信任，这已经是十分悲哀的事了；处在同一个战壕的地球人居然也互不信任，这根本就是可耻！”

如果在地球上，严非早怒起来：“谁这样叫我？”但现在是在临时救治站，严非只好努力把怒火压下去，一声不吭地继续走着。

走廊的尽头是一扇窗户，透过窗户，严非清楚地看到蓝如水晶的地球。他忍不住低声骂道：“该遭炸的报社，硬是把我调到这儿来！”

这时，和他一同进来的几个人和其中一个肤色黝黑的小个子说了几句话，各自走开了。只剩下那小个子，打开了嵌在轻型塑料壁板上的一扇门，请严非进去。进屋之后，严非看到一个还算整洁的所在。那小个子对他笑道：“严先生，你可以摘掉头盔了。”

严非迟疑地摘下了头盔，他嗅到了一种十分普通的香味。严非一下子就想到，约会的时候如果女朋友竟敢用这样一种香水，他必然会毫不犹豫地与她绝交。那小个子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又笑了一下，说：“严先生不必挑剔了，前线的化工厂只能生产这种简单的酮类化合物，怎么能够指望它生产出巨环麝香来呢！严先生请坐！”然后便坐在一张玻璃钢椅子上。

严非也笑了一下，感到这个小个子平易近人。他也坐在一张玻璃钢椅上，问道：“先生贵姓？”

“你终于肯问我的姓名了！”想不到那小个子竟然先冒出这么一句话，“从北京航天港见面以来，你一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却一直知道你的名字！”

严非显得有些尴尬，不过他很快说道：“该问的问题，迟早会问，问早问晚有什么关系嘛！”

那小个子笑了一下，说：“我姓余，双名加镛。”

严非震了一下，语气也敬重了许多：“余将军……您怎么会……”

余加镛明白严非的意思，答道：“我手下的军官，对你们的到来极不欢迎，如果我不出马，你现在怎么可能坐到这儿来呢？”

严非默然不应。余加镛忽转严肃：“我想严先生也知道，我是协助你完成采访任务的。大家都知道，在前线和后方的人们，一直存在相当程度的误会……”

严非的声音变得尖锐：“何止是误会，根本是隔膜！我根本想不通！像抵抗外星侵略者这样与人类生死攸关的大事，应该是全人类合作一同行动才对，为什么会互相攻击，甚至于谩骂呢！”

余加镛静静地听完严非的一阵牢骚，只说了一句话：“严先生是不是可以不用‘何止……根本……’这样的句型？”

严非也自知失态，顿了一下，才喃喃道：“对不起，我有些过份了。”

余加镛笑了一下，说：“严先生，希望你的心态，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得十分正确。

你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前线和后方都没有预料到的。咱们的调和和工作显而易见是十分困难的，一着不慎就要满盘皆输了。”

严非承认这话有道理，嘴里却迸出这么一句：“但我们必须搞清楚谁先侮辱谁。”

余加镛又笑了一下，用一种不经意的语气说：“严先生还是坚持不喝我们这里的饮料？”

严非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望着余加镛，半晌才说道：“将军，我收回这句话。”

余加镛耸了耸肩：“请不要一直叫我将军。”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才说：“我想事不宜迟，你的采访可以开始了。”

严非也站起来，说道：“好吧，你怎样协助我采访？”

余加镛望着严非，说：“你来之前，我已经吩咐这里把病人的床位调整了一下。所有愿意接受来自后方的记者采访的都安排在了同一间病房里。严先生直接去那里就行了，别的病房你完全用不着去。”

严非从这种平静的话语中听出了讽刺。他装作没听出来：“那就快带我去吧。”一面伸手准备拿头盔。

“且慢。”余加镛阻挡，“严先生如果戴头盔去的话，这些伤员是不会愿意接受采访的。”

严非愣了一阵，最后一言不发，向屋外走去。余加镛笑了一下，跟着出去。在走廊里，一个人迎面走来，打扮得和前线战士一模一样。他向余加镛打了一个招呼，余加镛也热情地向他打了一个招呼。严非看着这个场面，心头莫名其妙地一阵悸动。接着那人像看怪物一样把严非上下打量了一番，鼻子里哼了一声，故意与他撞肩而过。就在这时，严非感到左颊上一片凉，用手摸去，是一些透明的液体，很快他就闻了一股硫醇的恶臭。

严非气得脸通红。余加镛劝道：“息怒。他是《战地日报》的记者，有时我们都奈何他们不得。”

严非很快想到《战地日报》是唯一全方位多层次报道这场战争的报纸，报社就设在前线，记者都是从前线战士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他也曾听说过前线的战士们平时只看《战地日报》，地球上的报纸一运来就被他们毁掉；而平时来采访这些战士的几乎都是《战地日报》的记者，严非可以说是寥寥的几个来自后方的记者之一。他感到一阵窝火。

余加镛把严非领到一间病房门口，严非差点被里面的气味呛得咳嗽出来。他深吸了一口气，拼命忍住向里走去。余加镛就在病房门口说道：“严先生，我不陪你了！”

严非应了一声，就听见病房里有人高吟一句诗：“天时怱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严非不禁大感兴趣，叫道：“吟得好！”一面向吟诗的那个伤员床前走去，他想给那伤员拍个照，但一看到面前的情景，不禁呆了一下。

那伤员的两条腿都没有了，他的头上缠满了绷带，仅露出眼睛、鼻孔和嘴，既使这样，仍然可以看出他的一半头显得比另一半小。

严非很快回过神来，笑道：“屈原的这句诗，我们哪配吟呢！”

这句赞颂的话收到了效果。病房里的其他几个伤员都叫好：“严先生真不像是来自后方的！”“严先生应该当《战地日报》记者。”显然，这些人已经知道严非要来采访他们。否则的话，严非这一身装束一出现在病床门口，立刻会遭到攻击。他不禁在心里暗暗感谢余加镛的安排。

正当他这样想时，那伤员说道：“严先生能懂得我们前线人的心，真是太好了！”

严非注意到他用了一个不寻常的词：“前线人”。他立刻抓住这一点，感慨地说道：“是啊！想当初抗日战争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一起抗日，兵就是民，民就是兵，哪里分什么‘前线人’‘后方人’！”

这话又招来一片喝采。有一个伤员打开一罐啤酒，对严非说：“严先生渴了吧，喝罐啤酒！”

严非确实有些渴了，他接过啤酒，狠狠灌了一口，让酒从嘴角一直滴到胸前——他知道前线战士就是这么喝酒。酒味很淡，还带着一股怪味，和地球上的产品根本不能比。

严非知道这又是前线工厂的产品。

三两口灌完酒，严非粗野地抹了抹嘴。那伤员笑道：“严先生好样的！能喝得惯我们这里的酒！”

严非也笑道：“什么喝得惯喝不惯，是酒就行！”这话又淹没在一片喝采声中。严非十分得意，他知道自己的采访已经有了一个绝好的开头。

于是严非走到病床正中，大声说道：“各位兄弟，我严非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可是地球上那帮‘地鼠’们一点不理解，你们说怎么办？”

这样说的时侯，严非都奇怪他何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不过他很快想

到：“要不是我有这本事，总编辑怎么会推荐我来呢！”心中不免暗暗得意。

病房里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把他们从地底海底揪出来，扔到黑灯瞎火的天上！”

严非吓了一跳，声音小了一些：“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不过，里面有你们的家人怎么办？”

病房里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们在地球上没有家人！”

严非尽量挤出一个好看的笑容来：“怎么回事，可以说说吗？好让那帮‘地鼠’可以明白？”

病房里一片七嘴八舌，最后大家公推那个吟诗的伤员来说。那伤员也不推辞，清了清嗓子，就说道：“当初地球人和天仓五人打仗，我们都是自愿来的。当时那些‘地鼠’们还表示十分支持。后来战争越来越激烈，他们都吓得跟耗子似的躲起来了，不但不理我们，还诅咒我们非要和天仓五人打仗，弄得天天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严非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是不断地苦笑。这全部是事实！天仓五，不就是鲸鱼座 星吗？这个离太阳系很近的星球周围果然有智慧生命，而且一直对地球虎视眈眈。

他们的文明水平比地球人高，俟时机成熟，终于发动了对地球人的战争。战争伊始，地球人以为很容易就可以将天仓五人赶走，不料战争越来越酷烈，地球人越来越占下风，于是地球人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投降的声音。却不料这种思想很快泛滥起来，竟然成为住在后方的人的主流思想，严非自己也曾经一度动摇过。再后来，靠了前线战士的拼死抵抗，天仓五人后继不足，攻势逐渐缓了下来，住在后方的人不再投吹投降了，但前线 and 后方，也就存在了极为严重的隔阂。发展到现在，互不理解，互相攻讦，仿佛是不同的两个种族。

严非从嗓子中硬挤出几个字来：“战争结束后，大家怎么办？”

病房里一下子人声鼎沸，根本听不出谁在说话。伤员们的反应实在太剧烈了，有几个竟想站起来，严非慌忙阻止他们。最后严非使劲拍着手让大家安静下来，对那个吟诗的伤员说道：“还是由你来说，好吗？”

那个伤员十分平静地说道：“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是地球的功臣，地球是我们的，那些‘地鼠’不配住在地球上。我们会把他们赶到月球上，或是火星上。”

严非脸色如死灰一般。这样的对待残忍吗？现在他也说不清了。他想到，地球上的啤酒要运到前线来，竟然要过六道关卡，每过一道都要收一次所谓“支前税”。设税人居然还蛮有理由：前线对后方怀有敌意，后方的产品运到前线有被毁坏、不能实现其价值的风险。这样一来，运一罐啤酒到前线，居然比买还要贵许多，虽然名义上是“支援”不是“买”！无怪前线用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工厂生产的，从飞船武器，到战服日用品……

严非浑身颤抖。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使命——那是余加镛说的，调和前线和后方的矛盾。可是这个使命完成了吗？他在心里摇着头。可是，采访成功了吗？他在心里点着头。一个大大的矛盾！严非痛苦地想着。

他回过神来，悲哀地问那伤员道：“不可以……和平共处吗？”

那伤员激动起来：“如果和平共处，我余加镛宁愿自杀！”话音刚落，众人一片喝采，震耳欲聋。

严非的身子整个震了一下，急忙问道：“你是……余加镛的……”

“亲弟弟。”余加铎答道。

严非完全呆了。

一时间，他不知自己身居何处，脑海里只有两个字：
分化！

盲乐师

当我的公假已经积到一个月，而我也已觉得精神极度疲乏的时候，我终于向老板提出了休假的要求。冷若冰霜的老板素来对员工休假不悦，这一回竟然爽快地同意了。他知道我是报社记者中的骨干力量，他不能失去我。

休假的第一天，我先在家里美美地睡了一天觉。晚上，我给好友巩筑之打了个电话，想和他一块儿去什么地方玩玩。巩筑之是“跑飞船的”——就是在宇宙飞船上当服务员，每跑完一次，可以有三四天的休假。正因为如此，我才找他。其他的同学，平时根本无法找到。

巩筑之不但干脆地答应了我的请求，而且不假思索地建议去市郊的“贰零酒吧”狂欢一夜。我没多想，同意了。半小时后，我们在贰零酒吧门口见面了。巩筑之的衣着相当随意，远不如他穿服务员制服时的样子正经，但比起贰零酒吧里的那些醉醺醺的常客来，仍显得拘束多了。我们进了酒吧，挑了人较少的一间，在奇形怪状的桌子前坐下。

巩筑之要了一杯“考普斯（译成中文，就是‘尸体’）”，我实在喝不惯那种过于刺激的饮料，只要了一杯威士忌。我们慢慢呷着酒，一面看着疯狂的人们跳着疯狂的舞蹈。

我有些后悔来这里了，刚要叫巩筑之一起走，却发现他已经不在桌子对面了。我忙起身，看到巩筑之在墙角和一位妙龄女郎不知在干什么。我向他走去，他急忙将那女郎粗暴地推开。我疲倦地说道：“走吧。”巩筑之恼羞成怒地瞪着我，冰凉着脸，好半天点了点头。我心里想着：“巩筑之啊巩筑之，你叫我来这儿，原来是为了这个！”

出了那个酒吧间后，我们去了一趟盥洗室。还未走近盥洗室，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骂声。巩筑之一拉开盥洗室的门，就被不知什么东西撞得连连后退。我忙扶住他，才看清撞进他怀里的是一个人。这人戴着墨镜，上衣被撕开一道口子。从衣着来看，他是酒吧里的一名盲乐师。他从巩筑之怀里挣扎着站起来，道声“谢谢”。

那个推他的人——也是一名盲乐师——这时走过来，恶狠狠地说：“你敢往老子身上泼水？”一面要动手打人。我拦住他道：“都是同行，何必动怒？”

那人一听我这样说，伸手推了我一把，我岿然不动。那人一看不对，只好悻悻地说道：“等着一会儿……”便从卫生间出去了。撞在巩筑之怀里的那乐师冲着他的背影骂道：“你们这群狗！”我安慰那乐师道：“别和这种人计较。”那乐师感激地对我们说：“谢谢你们救了我！请赏个脸，到府上喝一杯！”我望望巩筑之，他依旧冰凉着脸，一言不发，我冷笑了一声，对那乐师道：“好啊！”便跟着他向酒吧后面走去，巩筑之迟疑了一下，也跟着我

来了。

那乐师的家，就在酒吧后面，是胡乱的几排贫民窟中极不起眼的一间。他打开灯，我看到屋里的摆设十分简陋，但十分整洁。盲乐师请我们在床上坐下，自己坐在屋中仅有的一把椅子上，重复道：“谢谢你们救了我！”接着自我介绍道：“我叫曾屹，屹立的屹。”

巩筑之仍是冰凉着脸，两眼望着天花板，一言不发。我不理他，向曾屹说道：“你这样生活有条理的人，怎么会在这里工作呢？”想不到，听了这话，曾屹非常激动地说道：“命啊！不公平的命啊！”巩筑之冷笑道：“怨天尤人，就是不想自己。”我慌忙冲巩筑之使个眼色，一面想说些安慰的话，曾屹却又平静下来，说道：“这位先生说得是，我刚才有些激动了。”他顿了一下，又道：“冰箱里有啤酒，有威士忌，有凉茶，麻烦你们自己去拿一下。我想，你们也一定爱喝这些古典饮料吧。”

我起身想从冰箱中拿饮料，门却突然被撞开了。一个满脸横肉、同样戴幅墨镜的人闯了进来，手中拎着一根大棒，高声喊道：“姓曾的，你敢说我是狗？”一面冲了过来。

我拦住他，道：“先生，有事好商量。”那人大怒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挥起棒向我打来。我向右敏捷地一闪，抓住他的左臂，向上使劲一掀，那人大叫一声，大棒掉到地上。我顺势紧紧扭住他两臂，对他道：“是你逼我动武的。”曾屹也对那人冷笑道：“我是骂过你是狗，怎么样？我说你是猎狗狂吠，说你是蜀犬吠日，说你是丧家之犬，怎么样？”曾屹站起身，狠狠给了那人眼睛一拳。那人的墨镜摔在地上，曾屹大笑。

那人被我扭着不能动，又挨了曾屹一拳，仍然嘴硬道：“姓曾的，要不是有人帮你……”曾屹一面道：“我受你们这些渣滓的气受了三年，要不是我没钱，我早雇人杀了你们！”一面竟从地上拾起大棒，向那人头部一阵乱打。我大惊失色，正要松开那人的双臂去阻止曾屹，却见巩筑之慌忙从床上下来，扭住曾屹，道：“不要打了！杀人会判终身监禁的！”

曾屹和这位同行的矛盾，看来是无法调和了。我把那人扭到门口，对他道：“你走吧，否则你会死的！”那人仍然骂道：“你多管什么闲事？你是哪个世纪的人？”我放开他，冲他屁股狠狠一踢，他飞出三四米远，趴在地上。我狠狠关住了门。

巩筑之已经扶曾屹重新坐下。曾屹不住地骂道：“什么东西！”我们劝慰了他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我问道：“这里的乐师，为什么都是盲人呢？”曾屹道：“这里对待乐师，就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他们为了防止我们逃跑，就用一种特殊的药物麻痹了我们的视神经，只有他们能让我们恢复视力……”

话未说完，巩筑之连声道：“可恶，可恶！”我也悲愤地说：“等到期满，你离开这里罢！”曾屹惨笑了一下，道：“我去哪儿？”我和巩筑之对望了一眼，不知说什么好时，曾屹又说道：“我只恨当初听信了别人，来到这里，现在我对别人说我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有谁相信？”

听了这话，我和巩筑之忍不住叫了起来。曾屹不说话，从破旧的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张毕业证书。我和巩筑之看了，连连说：“先生在这里，真是屈才！”曾屹又苦笑了一下，将毕业证书放回。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墙上挂的电子钟发出人工合成的声音：“现在是凌晨一点整。”曾屹站起身来，一边向门外走，一边道：“我该上场了。”我们都跟在他后面。他走到

准备室门口，和我们说了再见。

我和巩筑之退回到刚来时进的那间酒吧间，互相望了望，最后还是巩筑之先开了口：“我们……再喝几杯吧。”我们便再次在那张奇形怪状的桌子前坐下，我和巩筑之都要了威士忌。我笑问巩筑之道：“你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吗？”巩筑之尴尬地笑了一下，不作声，低头看着地。

过了一会儿，音乐停止。狂乱的舞客停下来，退到四周。灯光暗了下来，一会儿又重新变亮了。曾屹手持一把奇形怪状的电吉它，和另外三名盲乐师已经坐在了台上。音乐又重新开始，四周的舞客重又汇集起来。音乐是那样狂暴、放荡，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刺耳。

突然，音乐慢了半拍，有一把电吉它却没有慢，这使原本很有节奏的音乐一下子变得混乱了。满房的舞客一阵骚动，口哨声叠起，有人扔起了酒瓶。不过，那把电吉它很快又合上了拍。但没过多久，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几次。

“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不对劲。”巩筑之低声道。

果然，音乐一停，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将曾屹提了出去。我和巩筑之急忙追出去看，那几个彪形大汉进了一间小房，砰地关上了门。门是隔音的，我们什么也听不到。

巩筑之拦住一位服务员，问道：“他们在干什么？”

那服务员一斜眼，反问了一句：“你是什么人？”

巩筑之道：“是里面那个乐师的朋友。快说，他们在干什么？”

那服务员冷笑道：“朋友？你要救他吗？他演奏得一塌糊涂，怕是不能活着出来了。”说完便挣脱巩筑之抓他的手，消失在层层叠叠的人群之中。

巩筑之愤怒地说：“明明是那三名乐师故意放慢速度嘛！”他大概气昏头了，用脚踹着那门，用身体狠狠撞着那门，我慌忙劝阻，可是已经晚了。又是两名彪形大汉过来，一拳打倒巩筑之，把他拽走了。……

最后，我用一千元钱把巩筑之赎了出来。巩筑之被打得浑身是伤，眼光里仍闪着愤怒，一言不发。我搀扶着他离开了贰零酒吧。这时，天上的星星正在一点一点的淡逝，东方已经发亮了。

弱点

一身黑衣，腰间别着一把微型手枪，手枪上还有消音器——本杰明·奥斯韦尔沿着月光下寂静的曲曲折折的小巷飞快地走着，不时回头，或是向两边警觉地望一眼。接头地点马上要到了，他心里的紧张情绪已经消除了许多。但是，“不，我不能放松警惕！”本杰明在心里不断警告自己，他很明白，在警惕渐渐放松的时候，正是最危险的时候。

他是一个职业杀手。

本杰明住的这座城市，既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又是一个充满了凶杀和暴力的城市。每天都有人杀人，每天都有人被杀。作案手段不断翻新，凶手的行为越来越残忍，更麻烦的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作案已经十分罕见，大多数是职业杀手集团。他们在接受雇主的高额酬金后，就去替雇主

行凶。在他们眼中，警察局形同虚设，而事实上，警察局确实也奈何他们不得。局长频频更换，新上任的一个甚至说：“我们目前唯一的工作是劝说这些人杀人时不要祸及无辜！”

本杰明常常想到这些，同时他的脑海中还会飞快地回忆一下最近职业杀手集团新作的案。每当这时，他都会在心中冷笑，说：“只有我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作案，我是世上的天才！”

接头地点到了，是一个很大的公园的一尊石雕像下。本杰明远远地就看见石像下有一个人，他的紧张重又达到极点。那人也看到了本杰明，马上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个米老鼠玩具。本杰明也从上衣口袋中取出一个米老鼠玩具。接着，那人声音十分低沉地问道：“市长被杀了，知道吗？”本杰明应道：“知道，司空见惯。”

实物和暗号都准确无误，本杰明问道：“目标是谁？”

那人——他当然是本杰明新的雇主了——答道：“埃德温·马休。”

本杰明轻轻“噢”了一声，又问道：“什么时候？”

雇主迟疑了一下，说道：“最迟明天晚上。”

本杰明在心中痛骂着这个苛刻的雇主，却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那东西什么时候转过来？”

雇主很快答道：“接头完毕后，我立刻转。”

本杰明心里一阵畅快，又问道：“数额就是几天前定的了？”

雇主竟然不失幽默：“除非奥斯韦尔先生想要得少点。”

本杰明立刻说：“好，现在散开。记住，你要保持心境平常，否则吃亏是你！”

雇主连连点头。两人会意地互望了一眼，便各自离去，半小时后，本杰明回到了他在城里的第三个临时居住地——这样的居住地他一共有九个，五个在城里。

本杰明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埃德温·马休的资料，重新研究了一遍，确认方案正确无误。他打开音响，里面传出的竟然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他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这时，敲门声响了。

迅速坐起，关掉音响，把手枪别在腰间，本杰明走到离门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冷冷地问道：“谁呀？”

门外那人的声音不男不女，充满了讨好谄媚的语气：“先生，您要不要……”

“滚！”本杰明大声喝道，“快滚！别让我把你脑袋破成八瓣！”

那人叹了几声，接着便是越来越远的脚步声。本杰明松了一口气。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使他从不相信任何人，因此，虽然随着他作案次数的增多，他越来越想找一个同伙以减轻紧张，但终于没有去找。

这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早，本杰明便起来。他先通过互联网查询到雇主的酬金已经转到自己账户上后，很快把它们转入另一个帐户。然后，他打扮成一位大学讲师的样子，骑自行车直赴杀人的目的地。他从不信任汽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汽车是移动的囚笼。本杰明对此深信不疑。

一小时后，目的地到了，是郊区的一所大学。本杰明并不忙于进去，直到埃德温·马休的汽车出现，才慢吞吞地走进校园，一直走到一座大楼的门口。看到埃德温·马休也正向大楼门口走来。本杰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伸向公文包，等埃德温·马休走过他身边时，迅速将一个小而透明的东

西向埃德温·马休后背扔去。那东西有很强的吸附力，当然粘在了埃德温的后背上。本杰明不看也知道这一点，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很快出了校园。

然后他很快骑车躲入一个隐蔽的地方，从公文包中取出笔记本电脑。他飞快地操作着，额头上的汗也一滴一滴向下落。笔记本电脑最后发出一阵颤动，本杰明长舒一口气，知道自己成功了。

也就在同时，准备上课的国际知名心理学家埃德温·马休教授在办公室用一把小刀割断动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很快，大学校园里一片混乱。不过本杰明早就离开了这是非之地，没看到这在他预料之中的场景。他回到他的另一个临时居住地，把存放在笔记本电脑里的关于埃德温·马休和其他几位在那所大学任职的著名教授的资料全部删去。

“那位雇主八成也是教授了！”本杰明在心里冷笑着。

然后，他打开一个内容只是 49 两个数字的文件，把这个数字改成 50。“五十个了，我该去夏威夷见我的老婆了。”本杰明想，“那个愚蠢放荡的女人！谁知道现在又在哪个壮汉怀里！千万别是日本人！”

接着，他关掉电脑，打开一个保险柜的一个抽屉。里面有一个小皮包，皮包里全是那种小而透明的东西。他将皮包、电脑、机票、现金和其他一些东西放进一个特制的大旅行包里，出了门直赴机场。

两小时后，他已经坐在飞机上了。他旁边的位在起飞前一分钟时还是空的，但这位乘客最后还是上来了。他坐在本杰明旁边的位子上，向本杰明微笑示意。刹那间，本杰明惊得一阵发呆。不过他很快镇定下来，低声问道：“理查德·怀特先生，你想干什么？”

理查德·怀特笑着，同样低声道：“我们改用电脑交谈，好不好？本杰明·奥斯韦尔先生？”

本杰明在心里骂着，从旅行包里取出电脑。理查德也取出自己的电脑和一根连线，把两人的电脑连在一起。接着，理查德打出一行字：“比尔，我想加入你。”

本杰明不动声色：“凭什么？”

理查德显得胸有成竹：“我可比你差！否则我怎么知道你现在会坐在这架飞机的这个座位上？”

本杰明背后一阵凉：“狄克，我这可不是什么好差事，你何苦呢！”

理查德满不在乎：“我只要钱！你知道，钱可以做一切事情！”

本杰明暗暗冷笑着：“钱有什么用？每次我挣的钱，还不都被那小妖精花得一干二净！”

理查德也冷笑着：“英雄难过美人关！”

本杰明正色：“你不是一直不相信变化的电磁波影响人脑吗？”

理查德一点不慌：“可是现在我相信了。”

本杰明逼问：“你也相信变化的电磁波可以放大人的弱点，使他们因此而自杀？”

理查德毫不犹豫：“相信。”

本杰明故作严肃：“我那发射机是研究了三年多时间制成的，这伟大的成果岂能让你窃取？”

理查德信心十足：“可是我会把他改造得更好！”

本杰明沉默了。两人是从小的朋友。两人一同大学毕业后，本杰明在研究可以杀人的电磁波发射机，理查德则进了硅谷，成为一名高级工程师。

理查德一直不相信本杰明的理论，但事实使他不得不信。最终，钱的诱惑使他辞去了高级工程师的职务，来投奔本杰明。

理查德见本杰明一直不吭声，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还没想好吗？这对你我都有好处！”

本杰明的心里十分混乱。信任他？不信他？他迟迟下不了决定。在理查德的一再催促下，他终于打出一行字：“狄克，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理查德猛然向本杰明望来，目光中充满了愤怒。本杰明低声说道：“冷静一些，在飞机上可不能瞎闹！”

理查德伸头拔掉电脑连线，向空中小姐要了一杯啤酒，悻悻地喝着。

本杰明心里有些动摇了，对理查德说：“到了夏威夷，我先去见我的老婆和女儿，然后咱们再一块儿研究，怎样？”

理查德望了本杰明一眼，只好点了点头。

飞机下降了，然后，降落在檀香山机场。本杰明在机场和理查德互道再见后，买了一辆自行车，一直骑到海边一栋豪华别墅门口。大门自动开了，本杰明走进屋内，里面一片狼藉。他上了二楼，听见一间房里传来一阵呻吟。本杰明用手指轻轻在房门上扣了几下，里面的声音戛然而止。本杰明刚在沙发上坐定，那房门突然被拉开，一个只穿着一条短裤的大汉冲出来，向本杰明大吼道：“你是什么王八蛋！”

本杰明冷冷地道：“我是这栋别墅的主人。”

话才出口，那大汉立刻泄了气，讪讪地下了楼走了。接着，本杰明的妻子在房里叫道：“比尔，还不进来！”

这种事情已经是第七次了。本杰明当然还像前几次一样，并不进去，转身进了他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十分整洁，本杰明曾经警告过妻子：“你要是带人进这里胡闹，小心我也杀了你！”他感到有些疲惫，重重地倒在床上僵卧着。他的妻子也像前几次一样，并不进来，只在房外喊道：“比尔，我给你煮咖啡去。”

“这就是我的生活？”本杰明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一时间，寂寞、无助、痛苦、孤立，都充溢在他的心头。但他转而想起理查德要入伙，可以减轻他的紧张，心里又是一阵轻松。特别是自己五岁的女儿凯茜，天真，活泼，可爱，常常令他这个冷血杀手感到一种纯洁的快乐。“为了她，我也要干！”本杰明在心里发誓道。

他没注意到，房门在这时开了，一个人影悄无声息地溜了进来。等到他发现时已经晚了。一只手突然捂住了他的鼻子，本杰明触电似地跳起来，他看见一个戴假面具的人从腰间拔出手枪来准备向自己发射。本杰明没有多想，以更快的速度拔出枪来，冲那人连射三枪。

非常准确，子弹都击中了要害。那人应声倒下。

本杰明快活地笑着，伸手去揭那人的面具。面具一揭下，本杰明呆了。

凯茜。

她的手枪当然是假的。她知道父亲回来了，只想逗父亲玩。

这时妻子焦急的声音传来：“比尔，发生了什么事？凯茜？在吗？”

本杰明不愧是职业杀手，他很快回过神来。妻子的声音渐渐近了，他毫不犹豫地把枪口瞄准自己的太阳穴，又是三枪。

“我死在自己的弱点上。”本杰明最后想道。

隐士

孙哲，景昱，还有他们的几个“同事”，决定去采访隐居在霞居山上的著名宇航员卫怀冲。

在这之前，孙哲做为学校校刊的主编，毕恭毕敬地给卫怀冲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在信中，孙哲简要介绍了他们的校刊和他们自己。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回信，孙哲不免有些失望。他的老朋友、校刊副主编景昱更沉不住气，在校刊的编辑室，常常对孙哲说道：“人家卫怀冲高官厚禄都不要，名报记者打发得一干二净，哪会在乎你一个中学生！”

每当景昱这样说的时候，孙哲就大喝一声：“住嘴！”而景昱也就只好吐吐舌头，干自己的事情去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回信来了。孙哲和同事欣喜若狂地阅读着回信，信的内容令他们更是欣喜若狂。卫怀冲写道：“欢迎你们来。明天下午怎么样？”然后便是卫的亲笔签名的图像。孙哲大声对同事说：“快，做采访的准备！”大家因为欣喜，都是一片忙乱。

景昱嘟嘟囔囔道：“干吗非得是明天下午呀！还得请假不上课呢！”他还想再说下去，被孙哲狠狠瞪了一眼，只好把话咽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孙哲一行便来到了卫怀冲的舍下。霞居山确实是一个清静美妙的去处，从山顶看去，枫叶盈谷，白云遮腰。山上小径迂曲盘旋，花香四溢。这里本来可以做旅游胜地的，却被一家大房地产公司买了去。几年之后，霞居山几乎成了隐士之乡。

孙哲一行骑自行车上山。绕过几条小溪后，卫怀冲的古色古香的房子隐隐可见。大家为目的地的出现一阵欢呼，景昱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却仍装做不以为然的样子说道：“开汽车半小时就到，也没什么不好找的。”孙哲冷笑道：“把山上的草木压坏了，你得坐三年牢！”景昱便不作声了。

快到屋前时，大门自动开了，卫怀冲的声音从门上传来：“请进。”因为极度的兴奋和紧张，孙哲一行都没注意院落里优美的风景。进了一楼客厅，孙哲一眼便注意到墙上的横幅：“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书法显得有些笨拙，但一看到落款是“卫怀冲”时，孙哲忍不住又是一番赞叹。

卫怀冲的声音从楼上传下来：“大家随便坐！”接着，他出现在了楼梯口，孙哲一行本已坐下的，又都站起来，向卫怀冲深深鞠躬。卫怀冲微笑着走来，坐在沙发上，招呼道：“坐吧。”又问道：“你们想喝什么？”

没有一点架子，完全平易近人，这和报纸上登载的卫怀冲怎样对记者大怒的消息迥然不同。孙哲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说道：“不用上饮料了。”卫怀冲看他紧张的样子，笑着说道：“我很少接待客人，本来也不想接待你们，但看了你们的校刊，我改变初衷了。”

听了这话，孙哲心安了许多，笑着说道：“其实没什么，我们的工作微不足道的。”

“喂，太谦虚了。”卫怀冲打断了他的话，“我喜欢你们校刊中时时体现出来的那种生命观。”

这句话让孙哲一阵激动，他情不自禁地说道：“可是我们的观点，实在

没有多少人赞同，连我们自己有时都不免想要放弃……”

“为什么放弃呢？你们是对的！”卫怀冲十分激动地说道，“我支持你们！你们来采访我，是想了解一下我辞职时的心态，对吗？”

平时反应极快的孙哲，这时也是一呆。景昱忍不住说道：“可以说是的，卫先生。”

我们只知道您因为爱护一颗行星上的生物而拒绝完成您的工作，随后提出辞呈，我们想知道您那时是怎样想的。”

卫怀冲笑着说道：“口齿伶俐！”景昱不禁赧然。不过卫怀冲并没有注意，继续说道：“很简单，那颗行星上虽然没有动植物，但有多种细菌，那些家伙——哦，是我的上司，我习惯这样说了——要我把它们毁去。这是我不愿意做的。”

孙哲问道：“我们知道国际宇航局想开辟新的可供地球移民的地方，他们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已经孕育着生命的行星这么感兴趣呢？”

卫怀冲说：“也很简单。这颗行星的自然环境和位置极佳，将来很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星际中转站。为了这一点好处，他们当然不会在乎行星上的细菌。”

奇怪的是，没人觉得“一点好处”这种说法有什么不对。景昱又问道：“您没有反驳吗？”

卫怀冲冷笑道：“怎么没有？我质问那些家伙，他们却反问我：‘难道你看不到吗？我们向外每推进一光年，新发现的行星就增加许多，而且增加得越来越快，何必在乎一颗两颗？’”

孙哲不禁说道：“可是，他们不应该忘记，地球上的生命最开始也只是细菌的。”

卫怀冲立刻说：“我也是这样说，那些家伙却更厚颜无耻地说道：‘这也是一种竞争嘛！别忘了你从你娘肚子里窜出来，是战胜了几千万个精子的结果。难道你希望那几千万个精子把你排挤在一边？’”

听到这里，景昱忍不住大声道：“这太无耻了！他们竟然敢说这样下流的话。”孙哲慌忙对他说：“别忘了，这是世人的观点。”卫怀冲大笑了几声，说道：“你们几个小朋友，小小年纪就想得和大伙不一样，将来怎么和社会合拍？”

景昱有些不服气，一时却说不出话。孙哲苦笑了一下，说：“我也知道我们似乎太讲‘人道’了，可是大家都认为竞争是生物的天性。”

卫怀冲黯然道：“是的。我竞争不过别的宇航员，甘愿退出。”

景昱终于抓住了一个机会，说：“您隐居在这里，好像和社会也并不怎么合拍。”

话才出口，孙哲失声道：“你太过份了！”卫怀冲却显得很平静，说道：“那又有什么！我还没生出来，就在母亲腹中接受宇航训练，一生下来就处在无休止的训练中，仿佛我天生就应该为宇宙献身一样。”卫怀冲停了一下，说道：“记住，什么工作都不要世代相传，包括皇帝。”

这句话如此费解，孙哲，景昱，还有其他几个人，都默然了。

太阳西坠的时候，卫怀冲在大门口送别孙哲。孙哲一行下了山，各自回家了，只有孙哲和景昱两人住得比较近，他们还是相跟着。

“你的脾气改一改好不好？我觉得我好像是吴用，你是李逵，每次出来都恼我！”孙哲向景昱抱怨道。

“你没发现？卫怀冲正处在思想的孤独里。一旦有和他想法相同的人，他会忘记自己曾经拥有的高贵身分的。”景昱满不在乎地说道。

“你要这样想的话，以后别跟我出来采访了。”孙哲冷冷地说。

“随你的便，大不了也去当隐士。”景昱说道。却不料听了这话，孙哲身子一歪，连人带车向景昱这边倒了下来。景昱猝不及防，和孙哲一同摔倒。两人的车速都很快，这一跌都伤得不轻。

最后两人向家里发了呼救，在夜色苍茫之中，互相搀扶着，坐在路边。

幼稚的故事

一个秋日的傍晚，太阳就要落山了，整个天空中弥漫的都是赤红的颜色。我坐在朋友沈律家中。

“诸葛，我要讲给你听的故事，是我们研究室的一台智能型电脑写的一篇科幻小说。”沈律一边向自己面前的茶杯中添水，一边对我说道。

“科幻小说？电脑写的？”我笑着问道，“一定很轰动吧？”

“不，几乎没有几个人看过这篇小说，因为它太离奇了。”沈律一边给我面前的茶杯中添水，一边说道，“原作已经被删，看过的几个人不愿意再谈论这篇作品，但我觉得它还是有点意义的，不妨讲给你听听，权当一笑。”

我耸了耸肩，对他说道：“那就讲讲看吧。”

沈律深深地抿了一口茶，便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用低沉而缓慢的声音讲道：

“公元 2079 年，在太阳系第十三大行星上，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地下居住区里，一个美国人向另外几个人讲了一个故事。在讲故事之前，那人先发了一番议论：

“小孩子刚生下来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在他们懂得自我保护的知识之前，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事情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存在了。”

“接着，他讲道，在 197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电厂，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其中一个反应堆的一部分融化，居民不得不在放射性气体漏入大气层之后撤离电厂所在地。而其中的一位名叫大卫的小男孩，不久就患了白血病，悲惨地死去了。”

我的脸色略变了变，但没说什么。沈律依然闭着眼睛，停顿了一下，继续讲道：

“五十年之后，2029 年，还是在三里岛这个地方，下了一场暴雨。暴雨呈强酸性。

也有一位叫大卫的小男孩，忘了穿防护衣，被雨淋了，浑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四，最终也是悲惨地死去了。”

“停！”我说道，沈律便睁开了眼，望着我说：“有什么疑问吗？”

“这也太凑巧了！”我叫道，“哪有那种事情，两个叫大卫的小男孩，相隔整五十年，在同一个地方先后惨死！”

“电脑的作品，总不会像人写的那样真实嘛！”沈律笑了一下，又抿了一口茶，“更何况又过了一百年，事情更巧呢！”

“又如何？”我不禁问道。

“又过了五十年，该是 2079 年了，”沈律又闭上了眼睛，声音压得很低，“也正是那个美国人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类企图控制太阳，利用它贮藏的巨大的核能，但那时的人类太高估自己的实力了，他们没有成功，却引发了太阳的剧烈燃烧。

那么大的太阳，在三个月里耗光了它所有的氢，迅速膨胀为一颗红巨星，吞没了地球。

只有极少数人——包括那个美国人在内——乘坐光子飞船逃到了这颗行星上。”

“太阳的剧烈演化，也深深地影响了这颗行星上的环境。所有的居民，不得不转入 1500 千米深的地下。他们暂时得以保全自己了，但是，如何摆脱太阳强辐射造成的危害，成了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

“他们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的方法，是让一部分人驾驶着他们仅有的一艘光子飞船，向太阳系外飞去，寻找可以移民的行星。这项本来预计在 2100 年开展、全人类共同合作的行动，就这样仓促地提前实行了。可以想像，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要造几艘可以进行星际飞行的光子飞船，将是怎样一件浩大的工程啊，比古埃及人建造金字塔还要不易。于是，一部分人做为远征者，肩负着这光荣而壮烈的使命，驾驶着飞船离去了，其余的人留在这个行星上，等待远征的同胞回来救援，或者死去。”

听到这里，我不由得重重吸了一口气。沈律大概听到了我吸气的声音，睁开眼来，直盯着我，继续说道：

“留下的人为了节省能源，他们休息时，从不令有光。几天前，就是讲故事的这个人——该插一句，他的祖籍也是在三里岛——他的幼小的儿子，名叫大卫，因为耐不住地底生活的寂寞，独自驾驶一辆无法抵御太阳强辐射的飞船，想到地面上转转，但才上升到距表面 900 千米的地方，已被太阳强辐射刺得昏迷，最后，当然也……”

“停！”我站了起来，“这故事，完了没有？”

“基本完了。”沈律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

“这不是真的，这个故事中漏洞很多！”

“本来就不是真的，它只是电脑的作品罢了。”沈律苦笑了一下，“我不是说过吗，权当一笑。”

“笑？”我说出这个字，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又慢慢坐了下来。

沈律把手中茶杯里的茶一饮而尽，站起来望着窗外，半晌才说道：“诸葛，要不要听这篇小说的最后一点儿？”

我慢慢坐下来，叹了一口气：“说吧！”

沈律望着窗外一轮血日，声音高了起来：“讲故事的那人最后说：‘我讲故事的本领不高。你们看，这不是不是一个幼稚的故事？’”

